



# 如果你悟了,周围就活了!

□朱一平

游江,磁器口古镇的文化名片,其名声坊间广泛流传。不时有港澳台和省内外文人,舟车劳顿前来拜见。来访者手持游江亲自制作的线路图,穿过密集的人群寻寻觅觅,一会儿上石梯,一会儿拐弯,一会儿又爬坡……呼吸急促腿软,全身发热冒汗……暗自打气,酒好不怕巷子深!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

越走越冷清。沿着院墙爬完坡坡,右拐,左手一排老旧的简易三层砖楼,右手是院墙与一排高大的银杏树——被游江自定义的“猫巷”到了。

游江从尽头的一间屋走出来,一黄一麻两只猫高举长尾紧随其后。正如有谁调侃他,身材如干豇豆,头型如鹌鹑。旧旧的中式布衣,人畜无害的笑容,飘逸的步伐,果然有辨识度。

你们来了,过来坐,过来坐。游江操着渝普,热情招呼。来者七零八落挤挤挨挨坐下,有的坐藤椅,有的坐躺椅,有的是小竹凳,有的高脚凳……几乎没有两根相同的板凳。冬天,游江将火盆中的炭烧得旺旺的,上面坐上一个10元钱淘来的土陶茶壶,周边烤土豆红薯橘子。大家围炉喝茶,东张西望,不大的屋子,墙上几乎无空隙:水彩画、水墨画、漫画、摄影作品、涂鸦、电影剧照、干树枝、芭茅草、马灯……桌上除了文房四宝,盖碗茶杯里养菖蒲、石山盘里有蕨草,地上的瓦罐中插着几枝腊梅,馨香弥漫小屋……两只土猫,自顾自躺在蒲团上,红色宫灯与黄色马灯交织梦幻,让人秒入松弛空间,来者卸下平日里的盾牌面罩,有一句无一句,高一声低一声,聊啊聊!没有昂扬的讨论,只有时不时爆发的笑声!离开时,大家意犹未尽或心满意足,好像受了场洗礼,散漫地走向来路。

在这看似杂乱无章的小房间里,处处透露出游江的才气才能,既能创作泼墨大画,也会细描书刊杂志插图,还可随手来张惟妙惟肖的漫画;他曾是报刊摄影记者、影楼老板,还当过临时演员。没有一身武艺,他也不敢在不惑之年,辞去朝九晚五的工作,来到这旮旯角当散仙,坐等时有时无的业务上门。好在能养活自己,还略有盈余担负父亲的责任。

春天来了,天朗气清,惠风和畅,朋友们申请到猫巷



游江画作

AA雅集,其实就是想在一起,吃吃喝喝,弹弹唱唱聊聊。

猫巷坡坡坎坎的野菊花亮眼,苦楝子树紫花垂吊,白色的洋槐花发出甜香,黄葛树也打苞了……游江就地取材,金黄的野菊、紫色的苦楝、白色洋槐,分别插进了瓶瓶罐罐,别人不要的枝丫树根木疙瘩,也被当成宝贝或靠墙或立树旁,加之各种绿植生机勃勃,猫巷立马变身乡村院落。

在露天坝,把几张大小不一的桌子接上,铺上几张绿色芭蕉叶,便是长长的席桌,将花朵散撒桌面,将色香味美的食物摆上去,大家坐在高低长短不一的板凳上,举杯开席。没有流觞曲水,但有庙宇老树月光。盛宴后,弹吉他吹口琴,唱歌跳舞嬉戏,演即兴小品……平时周吴郑王的场面人物,忘我形骸。

游江的道场,旧与破。二手家具市场淘来的桌椅板凳,旧货市场寻觅的马灯油灯宫灯,搬进现场捡来的门窗树桩……经过游江的妙手配搭,成为了化腐朽为神奇之所在,吸引形形色色的来者,有文人有商人有学生有警察有官员,连流浪猫也登堂入室了。询问其缘由,有人说,游江性格里有人类基因可贵的钝感力,虽然才艺压身,但与之相处轻松平和;有人说,他心中有货表达有趣,并可在那里遇到有

游江  
温小珊 摄

心,山顶让人无所适从。就像飞机浮游在平流层,雪白的云层在你身边变幻翻动,你会享受到一种内心的宁静,它是那么平缓地划过天空,虽然外部也风云涌动,有一种“任凭风吹雨打,我自岿然不动”的中年镇静。正如中年的凯撒对大风浪中的水手说,镇静,有凯撒坐在你的

船上。这是船到中流的境地,必须要以平和来对待之,它给人以一种无法摧毁的安全感。毕竟,灯光就在前面,毕竟,对岸就在前面……

滑进秋天的泳池,这也是中年人的泳池。不是寒暑假,少了些小屁孩们的打闹喧嚣,这个池子一如中年人的平静。虽然说是恒温游泳池,但难免在下水的一瞬间,也会发现其实也挺冷的,特别是两腿间尤其感到冰凉。但这也是一种中年的勇气,仍然会让我猛然扑入水中,去享受这中年的激越与平静。一会儿,你感觉你仿佛回到了母体的羊水之中,与生俱来,我们就在水中。闭上眼睛,向水下潜去,在沉溺中,体会到自在,这是人生中途的体验。小时候在河里的扑腾,却无法像现在这样与水融为一体。那天,一个老年人终止了他的池中游,七十岁的老年人就需要有人陪着游,而再过段时间,这个老人就不能办卡来游泳了,一个老年人的游泳由此戛然而止。然后他会像枯藤,慢慢地朽去,最终不仅仅是与泳池告别,也是要和世界告别。

趣的人;有人说,看着那些破破烂烂的东西,领悟到美的物件也可以是廉价的,但美感是无价的……

其实,游江并不落魄潦倒,古镇把他当宝贝供着。在区级文物帝王宫二楼,给他提供了两大间画室,里面有很多画作和艺术品。要创作巨幅画的时候,他就去那里挥洒;在凤凰寺也给他宽大禅房作为书院,明黄墙壁,精致雕花窗,高朗的位置,低观众生,远眺嘉陵江。而他无事喜欢待在旧兮兮的猫巷,接人待客也在这里。他把光鲜的那两处,作为工作和让人参观的地方。

他喜欢猫巷,人来人往,楼上楼下的租赁户、问路的游客、保洁嬢嬢、进进出出的和尚;还有蹿来蹿去的流浪猫狗……这些鲜活的生活,成全了他那些接地气的画作。

游江在磁器口游居十来年,在猫巷五六年了吧。当初选择这里,是因为巷口有近两百岁的磁器口小学校,巷尾的宝轮寺存世千余年。游江居其间,生命仿佛贯穿古今,左一瞥右一瞥,汲取能量,感觉自己是个半隐半现的悟道者。几年下来,他一手一脚,将这里的破屋烂墙,盘活了。在与各色人等来往中,互为滋养,身心通透。

问他为什么喜欢旧物件,他说有旧时光的气息和痕迹,他莫名喜欢“当岁月泛出了一种黄光”这句话,让时光瞬间倒流。还有旧的东西,让你用起来随意,不像那些新崭崭光生生的物件,得小心翼翼,多累呀。你看我四壁的涂鸦,都是我随心所欲涂画的,早晚要拆迁的老房子,房东无所谓我干什么。满屋的家具、破铜烂铁,都是有年头的,感觉每天在穿越与触摸历史,多有趣。“把自己看得很重要很可笑”“把厨房变成生活的起点”“以下是给猫留的洞”……这只是屋内屋外墙壁涂鸦之三毛。

除了酷爱旧物,游江也栽种了花草,他是个什么都讲究来处的人。比如竹林七贤的竹,沈从文《边城》中翠翠寄托爱情的虎耳草,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菊……

游江说“如果你悟了,周围就活了”。当身边的一草一物,与你发生了关系,它们不仅活了,并且拟人化了,也有好多过往可述。眼前这棵黄葛树,起码80年树龄,它看到的听到的比我们多吧。再说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的庐山瀑布,如果没有李白点化,瀑布只是瀑布。

游江,民间传奇人物,多年以后,能将猫巷点石成金吗?!

(作者为资深媒体人)

## 登周公山

□久胜

周末,阳光甚好,这种天气不能辜负,我们一行几人去登当地有名的周公山。周公山古称蔡山,据说诸葛亮征讨西南蛮夷途经于此,梦见周公,故名周公山,也算得上是雅安的名山之一了,山顶上有周公庙遗址,还有汉代遗留下来的“八卦石”和明清的石兽、石坊。主峰金船山海拔1700多米,严格说来也不算是什么高山,但走了一个多小时后,遇到从山上下的人,说我们才走了不到一半,望着向上弯曲的山路,看着山下旖旎的风景,有人提议,干脆就不向上走了,就在半山腰欣赏一下山下的风景,看一下沿途的植物。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。我也只好以尼采的一句话来附和:在半山腰,可以看到最美的风景。

这像极了中年人的人生境地。既没有年少的懵懂和轻狂,也不似年老的蓬头历齿,日薄西山。而中年,则是可以学习时尚人士不穿秋裤的,虽然油腻却也还朝气蓬勃的,从体质上讲,中年也达到较好的阶段。这是山之中途,也是人生的中途,正是适合半山腰看风景的时光,而山下和山顶都显得有些不合时宜:山下让人不甘

董桥说,中年是下午茶,中年最是为难。或者是说上有老下有小吧。但自己是小的时候,是老的时候,又何曾不“为难”。而在一切的“为难”中,中年是最好的“为难”。曾经有些年,因工作的关系,每年春节前,我们要去慰问一些离退休的老干部,这些人当年可以说是叱咤风云名震一方的人,但现在他们垂垂老矣,目光呆滞、步履蹒跚,上卫生间也要由人搀扶着,一种老年味弥漫着整个房间。而窗外,冬天的一些不知名的花也还没有完全凋零,有些还在努力地开着或维系着开的状态,在凛冽的寒风中,它们也努力地保持着生的尊严与快意,它们不以深冬为意,愤怒且傲慢……

人到中途,已经到达一个地方,前方的前方还是前方。却仍然有无法抵达的地方,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生的遗憾吧。既要又要还要更要,这像是疯人的呓语,虽然有与风车搏斗的堂·吉珂德的勇气,但难免也让人对癫狂有一种不屑。弗罗斯特那首特别有名的诗说得很清楚:林中有两条路,你永远只能走一条,怀念另一条。人生的中途,可能还不仅仅是两条路等着你走。所以,人到中途,或停或走,都无可厚非。只要当你回首的时候,你的生命中是不是有过草木幽深的盛夏,是不是有过欢歌的溪流,是不是有过起伏的群山,是不是有过因循不觉韶光换的感叹,如果有,那么人生中途也没有太多的失落,那杯下午茶,依然还是醇醇的,依然值得品味……

(作者系四川雅安文史爱好者)